

二十五载戏缘深 薪火相传评剧情

——我与评剧艺术节的共生之路

罗慧琴



罗慧琴在《风还巢》中饰演程雪娥

25年光阴流转，于评剧传承是深耕不辍的奋进，于我则是与评剧艺术节相伴的大半艺术人生。作为从业48载的老演员，我既是这场全国性盛会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受益者。自2000年在唐山启幕至今，十三届评剧艺术节已成为评剧传承创新的沃土、城市文化名片与戏迷盛会，而我与它的二十五载羁绊，早已融入评剧发展的时代脉络。

初心启幕 艺韵生根

2000年，第一届评剧艺术节在评剧发源地唐山揭开帷幕，那股沸腾的艺术热潮至今仍萦绕心头。此时，这场专属评剧人的国家级盛会首次落地故土，唐山的街巷里满是久违的欣喜与自豪，戏迷们奔走相告，剧场外排起长队，连空气中都飘着对评剧的热忱。作为土生土长的唐山评剧人，我既激动于终于有了展示评剧魅力的国家级平台，更庆幸能在家门口与全国同行学习交流。

开幕式上的盛况更是成为我毕生难忘的记忆。马泰、韩少云、花淑兰、筱俊亭等评剧泰斗悉数登台，他们的唱腔字正腔圆、韵味醇厚，一个眼神、一个身段都尽显炉火纯青的功力，那份对艺术的敬畏与执着，深深震撼着台下的我。近距离聆听名家演唱、

观摩他们的表演细节，这份直观的艺术熏陶，为我日后的创作与表演奠定了坚实基础，更在我心中埋下了坚守评剧、传承薪火的种子。

彼时，我作为唐山市评剧团的青年演员，有幸主演了首届评剧艺术节的新创剧目《红龙泉》。为了呈现最佳效果，我们剧组在郭学文导演的带领下，日夜打磨，一句唱腔反复推敲，一个动作精雕细琢。当我站在舞台中央，面对台下座无虚席的观众，感受着雷鸣般的掌声与炽热的目光，所有的疲惫都化为奋进的力量。那一次登台，不仅让我收获了观众的认可，更让我真切体会到评剧艺术节对青年演员的培育意义——它不仅是展示的窗口，更是成长的阶梯。

二十五载与“节”共生

从第一届到第十三届，25年间评剧艺术节步步成长，从青涩走向成熟，成为全国评剧界的标杆盛会。唐山演艺集团始终坚守创排初心，每一届都推出精品新剧，我先后主演了八部作品，其余五部也作为主创或艺术指导深度参与，在与评剧艺术节共同成长的过程中，完整见证了十三部原创剧目的诞生与绽放。

第一届《红龙泉》是我与评剧艺术节的初遇，让敢爱敢恨的红龙女深入人心；第二届《嫦娥奔月》中，我化身清雅绝尘的嫦娥，在传统程式里融入细腻情感，让神话人物更具温度；第三届《成兆才》里，我塑造灵动鲜活的小凤，以生活化表演诠释角色坚韧；第四届《香妃与乾隆》是我艺术生涯的重要收获，有幸凭它获评中国戏剧梅花奖；此后的第五届《红星谣》、第六届《宿西风》、第七届《变迁》、第八届《榆钱谣》、第九届《从春唱到秋》、第十届《乐亭县令》、第十一届《喊一声妈妈》、第十二届《相期吾少年》，再到第十三届《家住长城根儿》，看着后辈们接过接力棒，心中满是欣慰。

这些作品题材横跨革命历史、现实生活、古装传奇、人物传记等多个领域，既坚守评剧韵味精髓，又大胆融入现代艺术元素。在参与每一部剧目创排的过程中，我或领衔主演、或传艺指导，从革命女性的坚毅到古代仕女的温婉，从市井百姓的质朴到文人墨客的儒雅，每一个形象的打磨都让我的艺术造诣更上一层楼，也亲眼见证了评剧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清晰轨迹。

薪火永续 戏暖人心

第十三届评剧艺术节大幕拉开，《家住长城根儿》的精彩亮相让舞台焕发新生。该剧由我的亲传弟子彭越领衔主演，她嗓音穿透力极强，兼具醇厚质感与甜美韵味，每一句唱腔都饱含深情，将当代女大学生栗花演绎得生动传神，人物刻画入木三分。舞台中青年演员唱念做打功底扎实，将角色演绎得鲜活灵动，流畅的唱腔与传神的表演交织，我不禁心潮澎湃——这正是评剧传承的希望所在。除了这部本土原创剧目，中国评剧院现代评剧《雷雨》、天津评剧院的青春版《保龙山》、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的青春版《杨三姐告状》等全国各地的佳作也接连登台，青年演员们以蓬勃朝气展现着新生代力量，望着他们的身影，我仿佛看到了25年前初登评剧艺术节舞台的自己。

25年来，十三届评剧艺术节见证了一代代评剧人的接力传承。唐山演艺集团创排的十三部新剧，始终紧扣时代脉搏、贴近人民生活；全国各地院团跨越千山万水齐聚唐山，只为那份对评剧的共同热爱。而评剧艺术节更早已成为评剧艺术的盛会，从首届以老年观众为主，到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青少年走进剧场，评剧的魅力正在跨越年龄界



罗慧琴在《花为媒》中饰演张五可、彭越饰演李月娥

一出令人惊艳的现代戏

——评唐山演艺集团的评剧《家住长城根儿》

本报记者 贾宝芳

便牢牢吸引了观众。

此后，大学生栗花满怀激情回乡创业，规划出长城文化园的文旅项目，几经努力，恋人、家人、村里人都不支持，项目因缺少资金而陷入困境。这几场戏，编导着力刻画了栗花、村支书的热诚，村里人的麻木自私，以及栗花兄嫂的狭隘。

作为一部戏剧，一波三折、矛盾迭出，才能引人入胜。当栗花陷入绝境，在长城下徘徊，心灰意冷之时，编剧的神来之笔出人意料，也让剧情峰回路转。明代的戚家军和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大刀队穿越时空相继现身，栗花追随他们回顾了长城见证的烽火硝烟，受到先辈们坚韧不拔精神的鼓舞，重又振奋精神，投入工作，直到大家转变思想，纷纷拿出集资款……



《家住长城根儿》剧照

本报记者 赵亮 摄

出集资款……

整场戏，剧情环环相扣，矛盾冲突不断，节奏紧凑抓人，适度的“话剧化”令传统剧目更通俗易懂，紧紧牵引住了年轻观众；同时，主要角色又不乏大段精彩唱腔，让老观众感受到浓浓的戏味。道白中刻意揉进的唐山方言，让观众倍感亲切；戚继光、青山关、寡妇楼、八路军大刀队等人们熟知的唐山历史文化和地域元素，屡屡激荡着观众的心……一场评剧，老观众听得过瘾、不时叫好，年轻人看得投入，跟随剧情亦喜亦悲，大家时而轻笑时而鼓掌，台上台下同声同气。

一出好戏，不仅需要精彩的剧本、优秀的导演，要想“一棵菜”，还要有好“角”，过硬的“四梁八柱”，唱腔设计、音乐舞美等都精益求精，《家住长城根儿》，虽然创排时间短，却能处处精心、面面俱到，呈现出一部精致现代戏的面貌，着实令人赞叹。

剧中，主角栗花的扮演者彭越的表现可圈可点。彭越现为国家二级演员，师从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罗慧琴老师。她的演唱兼具高亢明亮与宽广醇厚，嗓音穿透力极强，既有新派艺术的清新明快，又融入了自身刚劲有力的底色，听来酣畅淋漓；同时，她的表演细致生动，神态、动作都符合角色的年龄、身份，将山乡女子的“刚”与“柔”，当代大学生的“勇”和“怯”刻画得恰到好处。

这里还要提到剧中留给人深刻印象的几个配角。栗花恋人由青年演员李然然扮演，这个角色英俊潇洒，对栗花一片深情，演员扮相洒脱，略带张派风格的唱腔也别具味道；王娜饰演的栗花的嫂子，将泼辣又淳朴的村妇形象塑造得形神俱备，尤其是那大口落子嘹亮宽厚、风韵独特，深得老观众喜爱。还有，该剧副团长卢勇旺的“混混”角色，一亮相一张嘴，就逗得满堂观众哄笑不已……这些配角的精彩表现，既彰显了剧团的实力，也保证了整场演出的质量。

此外，服装道具、音乐舞美等也尽力突出了唐山地方特色，大到舞台上的长城、栗树，小到戏服上的唐山剪纸，让观众时时处处沉浸在美丽唐山的风貌中。

《家住长城根儿》不仅在形式上以“穿越”剧情与“话剧化”适应了年轻观众，又以舞台的虚拟性和核心段落精彩唱腔留住了老戏迷；更在内容上突出了“长城文化”、地域民俗，以近地性吸引观众，让当代农村呼唤有才华有魄力的年轻人回乡建设家园的主题深入人心，达到了寓教于乐的创作目的。以上种种，都为传统戏剧的现实题材创作，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限。有白发老者每届必到，感慨评剧艺术节让他找回青春记忆；有年轻观众看完《家住长城根儿》后告诉我，原来评剧也能如此精彩，从此成为戏迷。

作为评剧发源地，唐山始终扛起传承发展的使命担当。25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评剧艺术节，不断加大投入、完善设施，让这门古老艺术焕发新生。自2000年首届至2025年第十三届评剧艺术节，累计参演院团约202家，展演约248台剧目。参演院团覆盖京、津、冀、黑、吉、辽、蒙等10余个省（区、市），涵盖国家重点院团、地方专业剧团及基层民营班社，充分体现了评剧艺术的广泛传承力和时代生命力。而我，也将坚守“传帮带”的初心，为评剧传承倾尽全力，与评剧艺术节一同书写更精彩的时代篇章。

作者简介

罗慧琴，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剧代表性传承人，评剧“新派”创始人新风霞先生的嫡传弟子，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河北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从艺四十八年来主演了数十台剧目，代表剧目有《花为媒》《香妃与乾隆》《红星谣》等，塑造了不同年龄、性格各异的舞台艺术形象，是全国评剧旦角的领军人物之一。

音乐艺术与民俗收藏的交响曲

赵璞

67岁的侯宗友先生坐在琴凳上，挥洒自如弹奏着。自带波浪黑白交汇的头发，跟按下琴键的音色完美合一。不在舞台，也非专场演出。在他的小院儿，长着绿油油的韭菜、野芹、水萝卜、翠竹、香椿、葡萄架，且收藏了2000多件冀东民间的劳动生活用品。演唱者唱的是京剧名段，侯先生即兴伴奏，是激情、豪情的融合。此时，侯先生属于音乐，是音乐家。和他身上雪白的纯棉T恤、彩色背带裤、质地考究的深咖色皮鞋相得益彰。曲罢，他优雅转身，翩然离开琴凳，迈着轻盈脚步，双手端着一大盘刚出锅冒着热气的煮花生、蒸玉米，笑着把这些送到客人眼前，嘴里不停地介绍，吃吧吃吧，没打农药，没使化肥，地道天然，家出的。

侯先生农村长大，从小小学琴。寒冬腊月，夜晚学琴回家，喝一口凉米粥就一口热水，喝一口热水，就一口凉粥。他说，一点不觉得苦。那时候家家如此。哪有钱买琴？用学校的琴。多年后，侯同学成了侯老师。学生有小有老，他童叟无欺，倾心授艺。多年学生成朋友。他的藏品里有架二百年历史、家族传承的“宝贝”织布机。经纬线都在，梭子横在织到半截的土布上，随时等待主人拿起，甩出。织布机是学生送的。学生老家在抚宁山区土屋。从大山深处小心翼翼把织布机装车运出，一路上侯先生不敢把车开快，怕颠坏织布机，直至天黑才到家。织布机安然无恙运抵家里又收藏院中，以其原始面貌示人。也就有了观者拂尘坐上，小试身手，操将起，瞬时沉浸岁月的更迭中，用“唧唧复唧唧”的织机语言，交流对话了母亲、祖母、外祖母……

藏品除了生活用品，还有各种农具、器具。爬犁、木锨、六子（农民收藏粮食的粮囤）。说起这些，侯先生的唐山“老味”方言可谓炉火纯青，格外地道，和他艺术家身份一点不搭。侯先生给客人介绍每件藏品用的都是地道唐山话，例如，他指着一块块说方不方，说圆不圆，黄里泛白，类似风干的“窝窝头”说，这是二百多年前的猪胰子。侯先生不仅口语乡土，还用唐山土得掉渣的口语写出篇文章。有小说，有自传。“沃土”乡情扑面而来，昨日岁月跃然纸上。能把本地语言、生活原汁原味冲进血液，又转化成一件件岁月累积的藏品，没有如此功力，断然不可完成。

侯先生说，他钟情收藏，源于姐姐给他用“玻璃丝”编过的一个杯子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所有的姑娘媳妇都会编。遥想没暖气无煤气，煤票凭证供应的年月，一杯热水在寒冷冬天不可或缺。侯先生说，姐姐编织的草绿色杯子套，是他第一件藏品，装饰了杯子，温暖了人心。由此辐射，衍生出如今门类日趋齐全的两千多件收藏。

民俗院创建七年来，吸引了省、市诸多媒体，学者、文人、市民和大中小学生以及各类文化团体。有客人来，侯先生这位院主，活脱一位金牌讲解员，流畅熟稔的“双语”，唐山方言和标准普通话，自由切换。民俗院的藏品介绍、民俗院的院落小景观和由此生发的解说词，像一篇文采斐然的锦绣散文，它们用工整楷体写在院子深处正面的墙上。

侯先生是位学者，古典文学造诣颇深。因为音乐，他又很有青春活力。他以润馨二字开头写就的人生感悟润馨语，润馨悟，润馨思，润馨寄，润馨情，润馨寓，润馨赋，润馨魂八首，是诗歌，是散文，既文又白，朗朗上口，分明又流淌着汨汨的音乐之泉。他还写了《冀东民俗院院歌》《冀东十三香》等歌曲，并用唐山味儿唱出来，用钢琴弹出来。听着这两首歌，感受到冀东的人杰地灵。“花椒大料肉桂皮，白芷三奈老干姜”无疑是落子、皮影、大鼓踏着古韵踩着今声一路欢歌而来。

问侯先生，怎么就从音乐家、艺术家，融合于县志、文化志、庄稼院、大扫帚、磨盘碾盘、马灯、板柜、纳帮鞋、民间借据、门神、靠山镜里？他指着院内墙角的一丛竹子说，别看它们瘦小，叶子发黄，你看那枝，突然就窜了一米高了，它的根子深着呢。它非把根扎深，坐实，你才能看出它外在的茁壮碧绿和郁郁葱葱。这就是底蕴。音乐是艺术，艺术是文化，文化的源头是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是基础文化，任何其他形式的文化，都是在民俗文化的基础上衍生而来。音乐艺术是山尖儿，民俗文化是底座，是根。

这座冀东民俗院，就是他的一件优秀的作品——一首无声的歌，一幅有形的画。

从音乐艺术到民俗收藏的融会贯通，何不如此？侯先生弹出了一曲厚积薄发根深叶茂的别样交响曲。

